

謝文獻公集

中華民國十三年六月出版

中華民國十六年十月三版

書名 蜜 蜂

著者 穆 木 天

發行者 趙 南 公

版權所有・不許翻印  
實售大洋二角半  
外埠函購寄費加一成  
總發行所泰東圖書局

# 蜜蜂的讚歌

膝 園

——贈木天及其新人——

嗡嗡！嗡嗡！

可拉里的蜜蜂；

加上了美麗的冠冕，

翱翔於小人們的王宮。

❧

❧

她巡遍了五花八門，

領略了秘密的美妙；

她看過些神工鬼斧，

悟出了造化的奇巧；

蜜

蜂

❧

她撫摩着金銀玉帛，  
想見了喬治的顏色。

❧

❧

癡情的魯格王啊！

枉費了你多少的殷勤

她忘不了舊時的深情。

七年的幽禁期滿了，

夢想的喬治也來了。

❧

❧

魯格王唱道：

「來，我們的小朋友！

你們站在蜜蜂和喬治的前面，

他們在相倚而相親。

你們應當歌頌那如花美眷！

你們應當歌頌那一對玉人！』

④ ④

於是小人們同聲地唱道：

『萬歲，萬歲，

可拉里的蜜蜂萬歲，

伯爾的喬治萬歲！

你們千萬莫要忘了，

尊者聖者的魯格王。

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』

十二年的國慶日草於月浦

# 蜜蜂

Abelle

Anatole France 著  
程木天 譯

## 一

從前可拉里公國所據的土地現已被海水淹沒。城市的墟址都已蕩然無存。但人們說，在天朗氣清的時候，可見有大樹的粗株直立水中，幅員有一里地的樣子。岸上的一個地方，現在設置了稅關，名字仍叫裁縫店。這名字很像紀念工頭老張似的；他的勾當我們要在這故事裏講到。海一年一年的往岸上侵，這刁怪名兒的地方不久也要被淹沒了。

如此的變化乃物的天性。山要一年一年的隘下去；海底却要一年一年的長上來，把介殼石蠶直搬到重雲與積冰之域。

什麼也不固定。凝陸的形狀不住的變換。唯精神與物質的記憶，能穿過長年的歲月，把過了多少年的事情給我們保存至現在。

給你們講述可拉里，是要把你們領到極古的過去裏頭。我要起頭了：

白爾伯爵夫人，在金絲髮上，戴上了鑲有真珠的黑小帽：：：可是，在進行起先，我要請莊嚴的人們不要讀。這不是爲他們寫的。這不是爲看不起遊戲，總要得教訓的理學先生們寫的。我僅敢把這本書奉獻給喜歡玩的，活潑潑的，快快活活的人們。滿足於天真爛漫地遊戲的人們，請把我這本書讀到底。若是他們有小的小孩子，我要請他們把我的「蜜蜂」介紹給他們的小孩子。我很願意這故事能使男孩兒女孩兒們喜歡；可是，老實說，我不敢這樣希望。這件故事對於他們或過於孩氣，僅對於從前的孩子們是好的。

我有一個可愛的九歲的小鄰居，一天我參觀過她的專用圖書館。我看見許多關於顯微鏡與植蟲的書，並有許多科學的小說。我打開了一本小說，我注目在這幾行上：『烏賊，原名西皮亞，歐非西那立斯，係頭足類軟體動物，體具海綿質器官，環以硝石曹達質之緯帶。』我的可愛的小鄰居很覺這本小說有趣。若她不願意羞死我，我請她永遠不要讀我這『蜜蜂』的故事。

## 二

金絲髮上戴上了鑲有真珠的小黑帽，腰間束上守節的帶子，白蘭伯爵夫人走入禮拜堂裏。在那里她天天給她亡夫——被愛爾蘭一個巨人對仗殺死的亡夫的靈魂祈禱。

那一天，她在跪台上發見了一朵白薔薇：看見的時候，她顏色變得蒼白；她的眼睛朦朧了；她把頭仰過去，扭着手腕。因為她知道



道凡白蘭伯爵夫人要死的時候，才曾在跪台上看見白薔薇花。

知道她要離開這世界——她會做過不幾天的新娘，母親，寡婦的世界——的時辰到了，她就走進侍女們看守着她小兒子喬治睡覺的屋裏。他已經三歲了；長眼毛在他頰上蔭出很嬌麗的陰影，他的口是一朵花似的。看見他這麼小，這麼好看，她不禁就哭叫起來。

『我的小兒子』，她用一種嗚咽的聲音對他說，『我所親愛的小兒子，你將不能認識我，我的像要永從你那水淋淋的眼裏消滅。但我為得真做你的母親，我用我自己的奶喂你，為得你的愛，我拒絕了多少騎士的求婚。』

說着，她吻了一個小寶石盒，——在盒裏裝着她的像片，同她的一縷頭髮，——她給她兒子戴在頸上。母親的淚同時落在孩子的頰上，孩子在搖籃裏動着，用小手掌揉着眼皮。但伯爵夫人轉過頭

去，從屋子裏走出。要消滅的兩個眼睛，怎能搪住元氣將盛可尊崇的兩個眼裏的閃光呢？

她吩咐人備了馬，隨同着家將寬心，她走到可拉里城。

可拉里公爵夫人抱住白蘭伯爵夫人：

『美人，什麼好運兒把你送到這裏喲？』

『送我來的運兒不是好的；聽我說，朋友。我們差不多同時結婚，我們也因同樣的不幸而守寡。在這騎士的時代，好人先死，僅僅和尙們活長壽。你做母親的時候，我已經作了兩年了。你的小姑娘蜜蜂像白天似的好看，而我的小喬治也是不壞的。我愛你，你也愛我。我告訴你罷，我在我跪台的墊子上發見了一朵白薔薇花。我要死啦；我把我的兒子交給你。』

白薔薇所報給白蘭的貴婦人的信息，公爵夫人是很知道的。她

哭了，在哭泣的中間，她允許把蜜蜂同喬治當兄妹養大，同樣的看待着。

把着臂，兩婦人走到小蜜蜂睡覺的搖籃跟前。在天青色的輕紗帷帳底下，蜜蜂閉着眼在搖小手。她一伸手的時候，可見有五條蓋薇色的小光線從每個袖筒兒出來。

『他要保護她』，喬治的母親說。

『而她要愛他』，蜜蜂的母親回答。

『她要愛他』，一種清朗的小音聲重念着說。公爵夫人知道這是多年來住在窠石底下的一個精靈的聲音。

回了莊園，白蘭夫人把首飾都分給衆使女；渾身塗上香膏，穿上最好看的衣裳，使大審日將復活的肉身榮耀之後，她就躺在床上，長眠不起了。

一般的人或者善逾於美，或者是美逾於善，可拉里公爵夫人則不然，她是既美且善。她是那麼的美，所以只要一看到她的像片，王子們就要向她求婚。但對於所有的請求她都回答說：

『我只要有一個男人，因為我只有一个靈魂。』

可是，五年之喪滿後，她脫除了長面帷同黑衣，爲得讓周圍的人們不失愉快，在她跟前人們得自由歡笑。她公國領內含有很大片的田地，布滿着野薔薇的荒涼原野，漁人捕魚——其中有些還是神魚——的湖水，在小人們所住的土上在可怕的荒涼裏聳着的高山。

她聘請一位從君堡逃出的老僧治理可拉里。他看熟了人間的亂暴不忠，他很不大相信人間的智慧。他伴着書鳥閉居於一塔中，從那裏，他應用着幾個少數的公理諮議國政。他的條規是：『已廢之

律不許再用；從民意願，免得革命，但務要慢慢許可，因為一個改革纔行，民衆又要求第二個，許可太早也要糟，堅持過久也不好。」

公爵夫人一點不懂得政治，任他隨意去治理。她是慈善的，因為不能顧及所有的人，她對於不幸犯罪的人們很抱憐憫。她用各種方法幫助苦難的人們，問病，慰寡，恤孤。

用一種很可愛的智慧她把她女孩兒養大。她只教女孩子以行善為樂，她對她的歡樂是一點都不阻礙的。

這位秀逸的婦人謹守着可憐白蘭的伯爵夫人的約。她像親母似的侍扶喬治，待他跟待蜜蜂一點兒都不錯。他們一塊兒長大，從小喬治就喜歡蜜蜂。他們還很小的時候，一天，他走到她跟前向她說：

『你願意跟我玩麼？』

『我很願意』，蜜蜂說。

『我們拿土做丸兒玩啊』，喬治說。

他們就做起來了。但是蜜蜂沒作好，喬治用小鏟在她指頭上打了一下。蜜蜂發出可怕的哭聲來，家將寬心正值在園里散步，就向他年青的主人說：

『先生，打姑娘們不是白蘭伯爵幹的勾當。』

喬治起初很想把鏟兒拋在家將的身上。可是，這種冒險帶着十二分的困難，所以他就取了個容易舉動：向着大樹，痛哭起來。

在這個時候，蜜蜂也用拳頭揷着眼睛，用力讓眼淚流箇不住；在失意之中，她把鼻子揉在旁邊的樹幹上。當黑夜來包起了地面，蜜蜂同喬治還在哭着，各在各的樹前。可拉里公爵夫人就不得不一手拉着她女兒，一手扯着喬治，把他們引回堡裏。他們紅着眼，紅

着鼻子，頰上放着亮；他們微微的嘆氣，緊緊的喘。他們香甜甜的吃了飯；吃過，人們把他們送到床裏。但吹滅了燈的時候，他們像幻影兒似的從床裏起身，穿着寢衣大聲笑着相擁抱起來。

可拉里的蜜蜂同白蘭的喬治的愛是如是的發生了。

#### 四

喬治與蜜蜂一同在堡裏長大，他每親熱地稱她妹妹，雖然他知道她不是。

他有劍術，馬術，游泳術，運動術，舞術，馴鷹術，球術，以及差不多各種技術的教師。他也有書法的教師。那是一位老先生，外樣不好，而心裏很驕傲。他教給他各種書法，最不好認的說是最好看的。喬治對於老先生所教的功課深不喜歡，亦未得着什麼益處，跟用鬼子話教文法的和尚的功課一樣。喬治不曉得爲什麼人要

費勁學自然會說的話，學自己本國的話。

他僅僅喜歡家將寬心——跑遍過世界，見過人類獸類的各種風俗動作，能描出各國的樣子，作些不知怎樣寫的歌兒的家將寬心。寬心一個人僅喬治的，那些教師之中，教給他多少東西，因為僅僅他真喜歡他，沒有比用愛教的還好的課程。但那極端互相怨恨的兩個戴眼鏡的——書法教師與文法教師，却聯合起來，一同怒恨老家將，罵他是醉鬼。

寬心確是常去叫做錫壺的酒店裏。在那裏他忘了憂慮，作歌。他確是錯了。

荷馬作出比寬心還好的詩，而荷馬僅僅渴泉水。至於憂慮，誰都是有的，能使之忘掉的，不是嗑的酒，是施給別人的善行。但寬心是當了一輩兵的老人，又忠實，又有功，書法文法的兩位教師當



隱其短處，不應作誇大的報告在公爵夫人的面前。

『寬心是一個醉鬼，』書法教師說，『當他從錫壺酒店回來的時候，他在路上走着畫大S。那是他所能寫的一個字；因為醉鬼是驢子，公爵夫人。』

文法的教師接着說：

『寬心一邊拐着一邊唱不按規矩不合形式的歌。他不懂得隱喻法，公爵夫人。』

公爵夫人生來不喜歡卑鄙的長舌的人。她如我們所願做的做了，就是起頭她未聽他們；但他們不住地作他們的報告，最后她聽信了，決定把寬心送遠。然為給他一個有名譽的放逐，她派他到羅馬求教皇的祝福。使寬心的行路加長的原因，是有許多樂者出沒的酒館散着在可拉里公園與聖城之間。